

第一章 自願守寡

七月十五，中元節。

盛京城連續幾日陰雨綿綿，傍晚初晴，一輪斜陽直鋪江面，襯得江水波光粼粼，多日陰霾一掃而光。

夏天晝長，又是祭祀先祖的重要日子，融江邊上三五成群聚了些燒紙的百姓，煙霧繚繞混著喃喃人聲，一派市井氣息。

翠珠今年不過十三，看著俏皮不諳事兒，敬祖盡孝卻十分認真，動作比旁邊上年紀的老媽子還老練些。

只聽她一邊燒紙錢一邊念叨，「老爺、夫人，是我翠珠，替五姑娘、表少爺盡孝來了。金銀元寶，肉脯果品你們好好享用，在那頭保佑大家日子好過些……表少爺又犯病了，五姑娘照顧著實在出不了門，你們莫要責怪……侯府還是那樣，一群狗仗人勢的壞東西……」

融江連接遂河，江水靜謐無聲，自北向南途經北梁十二州蜿蜒入海，每逢中元都有百姓到融江邊上燒紙錢放水燈。

當然，也不是家家戶戶都這麼做，只有家中親眷客死異鄉的門戶，中元才到此地遙寄相思，比如翠珠，她是替南安侯府五姑娘來的。

不消一刻鐘的功夫，翠珠燒光了帶來的紙錠，又向河中放了兩盞橘色水燈，看著飄遠了才起身捋平裙角原路返回。

路上，百姓們正七嘴八舌地議論一件事——

「聽說了嗎？太后下旨給太子指派了婚事，半個月之內必須完婚。」

「什麼？太子殿下都死八年了，這……這怎麼成婚？」

「還能怎麼？無非是找個清白姑娘守寡。這餿主意肯定是欽天監那幫老頭出的，整天琢磨神神叨叨的事兒，不知哪家姑娘觸楣頭，賠進去一生。」

「郭秀才慎言！太子殿下雖夭折於十歲，但八年了，儲君之位遲遲未立，可見殿下在皇上心中的地位。再說守寡怎麼了？能為皇家守寡那是天大的福分，下半輩子錦衣玉食，守金山抱銀山不好嗎？」

「荒唐！荒唐至極……」

翠珠在寶順合門口停下，買些表少爺平日愛吃的小零嘴。她七七八八聽了不少閒言碎語，邊付錢邊感歎，也不知誰家姑娘這麼命苦，嫁給死人，守一輩子寡……想想都好可怕。

南安侯府西江院，季軟手搖蒲扇，孤零零的坐在藥爐前發呆。

院中有棵刺槐，枝繁葉茂如蔭如蓋，長得比侯府院牆還高出幾尺。天氣晴朗時她經常和弟弟季修坐在院中，抬頭仰望高高的樹梢，好似日光越過樹梢就能望見高牆之外的綠窗朱戶、萬千燈火。

對於來京九年，基本沒出過侯府的這對姊弟來說，是很渴望見見世面的。

季修今年十一歲，即便來京後患上喘鳴之症不宜外出也擋不住強烈的好奇心。

「阿姊——」

裡屋傳出弱弱的呼喚，季軟回神，清亮的眸子有了光彩，是季修醒了。正好湯藥已經煎的差不多，季軟用白瓷碗盛好端進屋。

季修剛醒，唇上依舊沒什麼血色，聞見藥膳的苦味，噘起嘴巴撒嬌，「我都好了，怎麼還喝這個？」

「喝了藥，好上加好。你乖，等過些日子送你去書院，先生都喜歡聽話的小孩。」一聽能出門，季修果然不再抗拒，端起藥膳，憋著氣問：「阿姊，今天喝完藥還能有蜜餞吃嗎？」

季軟眼眸中滿是寵溺，捏他鼓起的臉頰，「有。翠珠今天出門，我讓她給你帶蜜餞，山楂糕、雪梨酥……」

季修得了保證，仰頭一飲而盡。

喝過藥後不久，季修又睡下了，季軟收拾好藥爐坐下看書，心卻遲遲靜不下來。時間飛快，一晃眼她和季修從黃州投奔娘親母家南安侯府已經九年，九年前南蠻進犯邊境，黃州陷入戰亂，季軟的父親季兮卓身為黃州督尉戰死，娘親徐舒顏亦沒能倖免於難，他們姊弟二人被家奴帶著逃亡到盛京被南安侯府收留。

寄人籬下，處處得看人臉色，因此平時除了季修的藥膳，季軟所求少之又少，如今有兩件事卻不得不考慮。

一件關於季修，因為身體因素季修一直沒去書院，十一歲了，讀書識字落下不少。季軟和徐老夫人提過想請位先生到府中給季修教學，徐老夫人一直搪塞至今沒個準話。

另一件關於她的婚事，她今年十五，已到了說親的年紀，季軟不知道徐老夫人會將她許給什麼樣的人家。

徐老夫人看重兒子仕途，因此侯府姑娘們的婚事必須有利於南安侯徐承之和二爺徐仰。

就拿季軟娘親來說，當年徐老夫人為了讓徐承之進戶部，竟要將親生女兒徐舒顏許給戶部尚書五十八歲的爹做繼室。

季兮卓那時只是個籍籍無名的武官，硬是帶刀從婚禮上把心愛之人搶了出去。徐舒顏斷了和南安侯府的關係，終於得償所願。

這些往事都是逃亡盛京的路上，家奴和季軟說的，因此這些年，季軟姊弟二人在侯府的地位著實尷尬。

她如今的處境，只比當年的徐舒顏更糟。

季軟越想越頭疼，只得擱下書本打算到院裡透透氣，可她剛起身就聽外頭翠珠大呼小叫的聲音——

「姑娘、姑娘不好了。」

翠珠是西江院唯一的丫鬟，平時就喳喳呼呼的沒什麼規矩。

季軟趕忙捂住她嘴巴，「輕點聲，別吵了阿修。」

翠珠拎著寶順合糕點急得直跺腳，壓低聲音道：「鄭嬈嬈來咱們院啦，我看她那得意樣，準沒好事，還有府裡不對勁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只聽院外傳來高昂的語調，「五姑娘，老夫人有請。」鄭嬾嬾每次來西江院除了找碴還是找碴，像今天這樣正經叫一聲五姑娘可謂前所未有。

季軟想，肯定出事了。她出門，對上笑意盈盈的鄭嬾嬾，後背忽然有些發涼。

「五姑娘，老夫人有請，就在禮壽堂等您呢。」

她頷首應了句「稍等」，進屋簡單收拾下便跟著走了。

翠珠追出來想跟著，被鄭嬾嬾一句「沒你的事」給打發了。

走出院門，季軟才知道翠珠說的不對勁在哪了，每年中元，徐老夫人都請僧侶到祠堂誦經，侯府四處掛上五色紙再和和美美舉行家宴，可今日一切悄悄如常，實在奇怪得很。

轉過迴廊就是徐老夫人的禮壽堂了。季軟深呼吸一口，儘量讓自己看起來討喜些，雖然不情願，但這深門宅院裡，該做的表面工作還是得做。

雕梁畫棟，曲徑通幽，禮壽堂處處盡顯動貴世家的講究作派，此時，往日祥和的禮壽堂中正傳出激烈的爭吵聲。

「老夫人，雯姐兒萬萬不能嫁過去的。雯姐兒十六，正是議親的好時候，國公府世子、員外郎少爺哪個不是好歸宿，憑什麼讓雯姐兒守一輩子寡？」大夫人唐寶萍性子強勢，為女兒說起理來更是不讓分毫。

她一通哭訴得不到回應，又指責起南安侯徐承之來，「都怪你！好端端的在太后面前提什麼姑娘待嫁閨中，這下把雯姐兒賠進去了……你安的什麼心，竟把自家閨女往火坑裡推？」邊說邊攬過一旁的年輕少女，「我不管，雯姐兒絕對不能嫁給一個死人。」

唐寶萍懷中雙目通紅、楚楚可憐的女子，正是南安侯府的二姑娘徐雯。

徐雯今年十六，是唐寶萍的第二個女兒，閨女隨爹，與唐寶萍凌厲刻薄的相貌不同，徐雯眉眼柔和，周身書香氣息濃厚，端的是名門閨秀風範。

徐雯抱緊唐寶萍，哭聲又起，「爹、祖母，我不嫁……」

昨日南安侯下朝說起這門親事，徐雯就鬧過一場，今兒個更是一家子鬧到禮壽堂來。

「婦人之仁！」南安侯訓斥道：「在家從父，出嫁從夫，妳日日讀書卻連這點三綱五常都不明白。嫁死人怎麼了？死了他也是太子殿下，皇家還能虧待侯府不成？」

南安侯府世代戎馬，從徐承之上一輩開始便改走文官路子，但文官不比武將用戰績說話，想在朝中立足就得處處揣測聖心。

因此前些日子聽聞太后有意為早亡的太子殿下指婚時，徐承之就想到了徐雯。

長女徐純如今已是身分顯赫的三皇子妃，可惜三皇子紈褲不受陛下待見，因此侯府一直沒撈到什麼好處，這可急壞了徐承之，眼看太子殿下身殞八年皇家還惦记著，徐承之便將主意打到徐雯身上，徐雯嫁過去，他的官職至少能升兩個品級。

「反正我不嫁。」徐雯哭得更凶了。

「老夫人，五姑娘到了。」鄭嬾嬾一句話換來禮壽堂片刻安寧，眾人視線都朝季軟看過去。

季軟早聽清事情的來龍去脈，她面上平靜如常沒表現過多情緒，只是恭恭敬敬地給眾人請了安。

「起來吧。」徐老夫人發話，她正闔眼躺在一張黃花梨木美人榻上，身旁站了兩個丫鬟，一個揉肩，一個捶腿，晾著眾人半晌才慢悠悠坐起來，責備似的瞪唐寶萍一眼，「吵得人耳朵疼。」

唐寶萍不吱聲，恨恨地瞪徐承之一眼，摟著徐雯站一邊去了。

徐老夫人目光在季軟身上掃過幾輪，也不知打的什麼主意。

即便不喜歡季氏姊弟，徐老夫人也必須承認，季軟有一副好皮囊，膚白賽雪，顏如渥丹，一身素色衣裙也難擋嬌媚之氣，就是性子太過沉悶無趣，又沒什麼身分，想必日後也不會討夫家喜歡，索性不如……嫁給個死人，也算物盡其用了。

這麼一想，徐老夫人越發心安理得了。

「妳和季修在侯府也有八九年了，這幾年吃穿用度都還可以吧？」徐老夫人摩挲著手裡的佛珠，漫不經心道：「季修這孩子命苦，當年來京路上年歲小，傷了身子，隔三差五就得藥罐供著，這普通藥材還不行……」

這是要算總帳的意思，季軟不傻，聽得出徐老夫人話裡有話，柔聲道：「外祖母，舅舅，舅母待我們是極好的。」

「嗯。」徐老夫人對她的表態還算滿意，隨即道：「如今侯府遇到點麻煩事，太后賜婚，要從府裡挑一位姑娘嫁給太子殿下，純姐兒已經出閣，二房嘛，兩個庶女實在難登臺面，挑來挑去也只有妳了。」這話字字重點，又巧妙避開當事人徐雯。

這是要讓季軟替嫁？

明白徐老夫人的意思，唐寶萍怒氣頃刻就散了，趕忙幫腔，「是呀，五姑娘父母早亡，婚事還得老夫人做主，太子殿下雖英年早逝，但皇家還是念著他的。」

徐承之不接話，他只和太后說侯府有嫡女待嫁，卻沒說是哪一房的嫡女，在他眼裡，只要有人嫁就成，季修和季軟在侯府白吃白喝這麼多年，也是時候報恩了。徐雯見徐老夫人三言兩語解了困境更是喜不自禁，已經擦乾眼淚開始恭喜季軟，

「表妹好福氣，太子殿下可不是誰都能高攀的，妳嫁過去別忘了侯府的養育之恩。」

「皇恩浩蕩，嫁過去吃喝都有人伺候，別說為季修請先生，就是請最好的太醫為季修治病也不是不可能……」

「對……就是這個理……」

一句接一句的幫腔作勢令季軟胃裡翻滾難受，她倒是不心寒，九年了，早看清這幫人的嘴臉了，她覺得噁心。

「妳的意思呢？」徐老夫人一定要個準話，「嫁還是不嫁？」

季軟從進屋後一直握緊的拳頭終於鬆開，她長呼一口氣，竟樂觀地覺得情況比起當年的徐舒顏來不算太糟。

嫁個死人，也好。

她抬眸，聲音柔和又清脆，「祖母，我嫁。」

林芷芽是第二天才知道消息的，那時季軟剛接下聖旨。

林芷芽是盛京商戶林浩之女，家中做酒樓生意，母親文瀾早年和徐舒顏是手帕交，因此林芷芽和季軟關係一直不錯，這幾年明裡暗裡幫襯了季家姊弟不少。

林芷芽覺得南安侯府瘋了，季軟也瘋了，竟然答應嫁給一個死人。

她給侯府下拜帖，急匆匆趕到西江院時，見季軟正埋頭繡東西，詫異道：「妳不會是在給自己繡嫁衣吧？」

季軟招呼好友坐下，又讓翠珠斟茶，「當然不是，是這個。」她將手裡的荷包遞給林芷芽看，「娘親的貼身之物，以前便說過要伴我出嫁，緞面有些舊了，我補上幾針。」

林芷芽見她一臉雲淡風輕越發悲從中來，安慰說：「阿軟，棋局未定，事情或許還有轉機，妳也不必如此……心灰意冷。」

身後的翠珠一聽這話，登時便撲通跪下給林芷芽磕頭，「林大姑娘有什麼法子快使出來吧，我家姑娘再有三日便要出嫁，再晚就來不及了。」

林芷芽內心動容，蹙眉沉思起來，她是商戶之女，歷來沒規矩約束，也不懂官家女子婚事牽扯之深，片刻之後建議說：「爹娘南下採貨未歸，要是他們在就好了，肯定能有法子。不過我大哥倒是在京城，他一身武藝、為人忠良，要不我讓他帶妳出京吧，我家江南有處莊子……」

「不可。」季軟拒絕得很乾脆，「聖旨已下，此事絕無轉圜的餘地，這樣的話以後別再說了，以免招來禍事。」

翠珠又哭喪著臉，「這不行，那也不行，姑娘年紀輕輕難道真嫁過去守寡嗎？」

季軟目光越過刺槐，再開口時嘴角竟帶了笑意，「守寡怎麼了？我倒覺得給太子殿下守寡挺好的。」

林芷芽聽了，不可思議道：「好什麼好？給一個素未謀面的人守寡，妳怕不是傷心傻了吧？」

季軟小聲說：「其實，也不算素未謀面。」

隆嘉二十六年，季軟初來盛京不久，是見過太子殿下的。

那會正是寒冬，黃州戰捷，陛下在宮中設宴嘉獎黃州將領，身為黃州督尉季兮卓的女兒，侯府自然要帶季軟出席。

宴席上觥籌交錯，賓客至歡，年幼的季軟卻高興不起來，桌上珍饈琳琅滿目她不敢拿，一伸手表姊、舅母就瞪她。

她想黃州、想爹娘，想留在侯府的季修……趁人不注意便偷跑出去了，季軟想，她要回家，帶上季修回黃州去，這盛京城一個待她好的人也沒有，她不想待了……

可是皇宮好大，沒走一會便徹底繞暈了小姑娘，假山那頭有說話聲，她過去看看好了。

「汪汪。」

「乖乖，多吃點。誰！」

假山後忽然閃出一個少年，身後跟著一條黃狗，呆呆的、小小的，怪可愛的，而那少年小小年紀，五官尚未長開有些幼態，相貌卻已經十分俊俏了。

季軟聽到有隨從對他說：「太子殿下，恐怕是從宮宴上偷跑出來的官家女。」

這便是太子殿下嗎？

「妳來這裡做什麼？」太子殿下問她。

季軟憋著眼淚，小聲道：「我要回家，你知道路在哪兒嗎？」才說完肚子就不合時宜的咕嚕叫，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。

太子殿下從懷裡掏出幾枚精緻糕點遞給她，一臉嫌棄道：「吃吧，沒人動過的。」許是她太餓，很快幾枚糕點就全部進了肚子，太子殿下吩咐隨從再去取些，然後問她，「妳家在哪？」

「黃州，十里巷子。」

「黃州來的，那妳有馬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馬。」

太子殿下冷著臉訓話，「黃州距盛京幾千公里，沒馬妳怎麼回去？」

季軟想想也有道理，她大著膽子問：「那你能借我一匹馬嗎？我以後還你。」

「妳這丫頭，還學會得寸進尺了。」太子殿下面上十足不情願，嘴上卻道：「罷了，這會天色太晚，明早妳到北宮門等著，孤借妳一匹，記得還啊。」

「嗯。」

她答應下來，從此卻再沒有機會出門，後來她想，那位太子殿下心地良善，長大後定是位明君，可惜太子殿下並沒有機會成為明君，隆嘉二十七年年末，盛京突發瘟疫，死了好多人，皇城之中的太子也沒能倖免。

這便是季軟對未來夫君楚棲的全部印象了，若是早知八年後有這段陰陽兩隔的姻緣，季軟想，她當時定會再與太子殿下多說幾句話。

「我真覺得嫁個死人挺好的，你們別難過了。」季軟堅持道。

林芷芽還是不明白，「好在哪裡？」

季軟道：「嫁給死人，我好好守寡就是了，後院清淨不說，總比當年娘親被逼嫁作繼室強。外祖母那逐利的性子妳們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早就想離開侯府了。」

「但妳下半輩子的幸福也沒了。」林芷芽痛心疾首道：「妳就沒想過日後喜歡上什麼人，琴瑟和鳴，雙宿雙飛？」

季軟淡然道：「這種事，可遇不可求吧。且不說大概遇不上，就算遇見了，依我這樣的身分也不一定與人相配。」她對感情一事向來看得很淡，沒什麼比過清淨日子更重要的了。

事已至此，林芷芽也不好再說什麼，只是歎息一聲，留下一句「妳不後悔就好」便走了。

又過了兩日，宮裡派人送來嫁衣，翠珠一看那嫁衣差點背過氣去，抹著眼淚又慘

兮兮的哭起來。

那是一套白色的吉服，準確來說更像喪服，除了白，沒有其他的色彩，仔細看才知道原來上頭用金線繡了鳳鳥和海棠。鳳冠上的寶石雖然華貴，卻是黯淡的藍色，每一處都在提醒季軟——妳要嫁的是一個死人，不宜張揚。

二房兩個庶女專程過來看熱鬧，虛情假意說了幾句誇讚的話，見季軟不為所動便譏諷，「真是根木頭，沒意思。」

季軟確實不在意，如今快要離開侯府，她也懶得和徐家人虛與委蛇，更何況賜婚聖旨下來後，宮裡立馬來了太醫給季修治病，還送來幾張府邸圖紙供她挑選。

太子楚棲死後，太子妃不宜居住宮中，只能另外找處宅子安置，那處宅子不大，對季軟來說已經足夠。

想到很快就要在盛京城有自己的家，季軟心情大好，自然不在意侯府眾人的看法。只是季修不這麼想，他這幾日不痛快，怎麼哄也不喝太醫開的藥，被季軟說了幾句。

季修心中憋屈，趴在榻上紅了眼睛，「都怪我沒用，生病拖累阿姊不說，如今竟連累阿姊嫁給一個死人。」他越說越覺得對不起季軟，嗚嗚哭了起來。

纏綿病榻數年，難以下嚥的湯藥，侯府白眼都沒讓季修哭，如今他一哭，季軟心裡十分難受，她只得哄他，「阿姊是自願的，早就不想待在侯府了。再說了，也不一定守一輩子寡，等你以後出息，能在陛下面前露本事了，就替阿姊說情，求陛下放阿姊回來。」

季修果然被哄住了，抬頭淚眼問：「當真？」

季軟點頭，「不騙你，前朝就有這樣的事情。御史官郭錄連中三元後，求陛下赦他為郡王守寡的妹妹回家，陛下仁德，當真准了。」

北梁民風開化，女子喪夫後，只要爭得夫家同意是可以再嫁的，只是她守寡的夫君是當朝太子，事情就難辦了許多。

季修許諾，「好，我也要考狀元。到時候咱們一起回家，回黃州去。」

季軟幫他擦眼淚，說：「那先喝藥吧，不然怎麼考狀元？」

出嫁的日子轉眼就到了。

畢竟是太后賜婚，南安侯府不敢怠慢，該有的禮數一份不少。

南安侯剛升了官職，一臉春風得意在廳堂迎賓客，徐老夫人難得大方一回，從庫房挑了幾件值錢東西給季軟當嫁妝。

除了季修和翠珠，侯府上下一派歡喜勁。

季軟這邊，一大早便有個叫蘭息的嬪嬪從宮中來為她打扮。聽聞這蘭息嬪嬪是東宮舊人，自小就跟在太子殿下身邊，皇家體恤太子妃便將蘭息嬪嬪派到身邊侍奉。梳頭、換喜服，流程比平常女子出嫁要繁瑣許多，蘭息帶來的十多個宮婦全程板著臉公事公辦，一點情緒也不外露。

冷漠歸冷漠，不過這副嚴肅作派倒是嚇退了前來看熱鬧的唐寶萍和徐雯，讓季軟

難得清淨了會。

吉時已到，季軟一身白色喜服，頭戴金色鳳冠便準備出嫁了。

素淡的妝容在她臉上不顯顏色，反而相得益彰，有種清新脫俗的仙子氣質，翠珠跟在身後，小聲道：「姑娘，您真好看。」

季軟淺淺笑了一下，對季修說：「阿姊走了，你在聖醫館好好養病，一有機會我便去瞧你。」

據蘭息嫵嫵所言，自己出嫁後季修會被接到聖醫館由太醫照料，這與季軟的想法不謀而合，她本就擔心自己出嫁後季修在侯府受人白眼，這下正合了心意，越發覺得給太子殿下守寡是件幸運事。

季修身體不好，只能送季軟到院門。他個頭不高，面色有些許蒼白，說出來的話卻鏗鏘有力，「阿姊，我一定好好養病，好好讀書，早日接你回家。」

季軟心裡頭有些發酸，她和季修相依為命多年，一直覺得對方是個小孩，可一夕之間，少年肩上忽然有了沉重的使命，她不知該高興還是難過。

但總歸是件好事，沒有哪個小孩不長大的。

「阿姊信你。」季軟回答說。

南安侯府正門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，該在場的人都在場，季軟懷抱太子楚棲的牌位，在眾人神色各異的目光中穩穩當當地上了花轎。

「這五姑娘果真貌美，穿上這身素白衣裳跟仙子下凡似的，這等人間絕色卻年紀輕輕守寡，真是可惜了。」不知誰家風流公子哥如是說。

「可不是嘛，早就聽說五姑娘嬌美，日日養在侯府出不得門。今日一見，當真讓人移不開眼。」

也有人言之鑿鑿地道：「南安侯府可真是黑心腸，竟將外甥女送去守寡，這不明擺著欺負小姑娘嘛。」

「哎，沒辦法，五姑娘父母早亡，只能聽之任之……」

徐雯爭強好勝，聽不得別人說季軟好話，在場賓客眾多又不好發作，正沉著臉翻白眼。

自家女兒什麼脾氣唐寶萍最清楚，寬慰說：「行了。一個低賤丫頭不值當妳生氣，相貌再怎麼拔尖不還是嫁了個死人？過些日子娘給妳挑個好郎君，家世、相貌必定與妳相配。」

這一席話讓徐雯臉色稍霽，「還是母親懂我，就季軟那樣的身分，能嫁入皇家謝我都還來不及，可不能冤枉咱們欺負她。」

「那是自然，侯府對她夠好了。」說完，母女倆人一副事不關己的態度看起熱鬧來。

季軟上了花轎，一行人吹吹打打環街十里，終於在下午到達太子府邸——望楚府。進門、拜堂……禮節繁瑣又無趣，季軟一邊機械的完成動作，一邊回憶起早晨梳頭時候蘭息說過的話——

「太子殿下幼時便容貌極盛，天生笑眼才情無雙，自小就是陛下最引以為傲的孩子。性子嘛，是孤傲了些，鮮少有他能瞧得上眼的東西，喜靜，不愛鬧騰，以前

蓮夫人就總說他少年老成……」

季軟不知蘭息為何要與自己說這些，難不成是在提醒自己安分些，別給皇家惹麻煩落人話柄？那真是多此一舉了，她只想過清淨日子，既然嫁進門就會做好自己的本分，更何況這樁婚事解了她和季修的困境，她不是恩將仇報的人。

沒有觥籌交錯的酒宴，禮成後季軟被送入屋內，只聽蘭息交代說：「姑娘如今已是太子妃，望楚府邸上下就歸您打理了。皇家有皇家的規矩，每月初七鼓山太子陵祭奠，十五進宮拜陛下和皇后娘娘，二十八請高僧問陰陽，太子妃莫要忘了。」看來皇家果真十分重視這位已故的太子殿下。季軟回答道：「記下了，多謝嬪嬪。」朱紅府門關閉，人聲消散，萬籟俱寂，季軟端坐在銅鏡前卸下華貴的鳳冠，她的寡婦生涯正式開始了。

季軟本以為，自己是唯一一個為太子楚棲守寡的人，沒想到第二年，太后娘娘再次下旨，送來一位良娣，名叫程夕雪，是長史程牧之女，第三年，又送來兩個美妾。

季軟猜不透皇家目的，但這種做法讓她心裡不舒服，她人微言輕，也不能說什麼，好在姑娘們心知肚明自己嫁的是個死人，也沒什麼好爭風吃醋的，平日裡相處倒也過得去。

平靜的日子就這樣過了三年，隆嘉三十八年年初，陛下有意改立太子的消息從深宮院牆傳至大街小巷，終於有些人按捺不住了……

第二章 黃州來的陸大人

臘月，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時候，昨夜大雪紛紛，一早盛京城被裝點得彷彿蓬萊仙境。

今日要去鼓山，季軟很早便起床準備，馬車、隨行侍從……前前後後親自打點過一遍，又吩咐管家劉璋將馬車內的爐子燒熱了。

天氣嚴寒，盛京城距鼓山有小半天的路程，季軟想讓幾位姑娘在路上好受些。

劉璋應了聲「是」，腳踩著積雪，利索辦事去了。

掌管望楚府三年多，季軟事事考慮周全，賞罰分明，在府中甚得人心，就連劉璋這種從東宮出來的人精也治得服服帖帖，如今越發有當家主母的風範了，當然，這其中少不了蘭息的功勞。

辰時過了大半，管茹手裡攢著一團雪從院裡小跑出來，「季軟姊姊，打雪仗嗎？」管茹今年十六，一身鵝黃雪披越發顯得年幼，明眸皓齒的模樣很是嬌俏。她是去年入府的美妾，她父親犯事被抄了家，家中女人都落了奴籍，太后見她貌美便賞給太子做侍妾。

入府時管茹跪拜完季軟，眼巴巴望著桌上一碟芙蓉糕，怯生生地問：「太子妃，這芙蓉糕加蜂蜜了嗎？」

季軟見她一臉饞樣當即賞給她，這些日子把管茹當妹妹養。

「別鬧，手冷不冷？」季軟散了管茹手中的雪，將暖爐遞給她，「今日沒貪睡，妳是第二名。」

「那可不？我勤快著呢。」

兩人說了會話，翠珠挪著小碎步過來，「太子妃，程良娣風寒加重，去不了鼓山了。」

程夕雪這大家閨秀就喜歡陽春白雪的調調，前幾日大冷天的非要在院裡賞梅作詩，結果染上風寒，太醫瞧了幾回也不見好。

這事季軟知道，早有心理準備，便道：「午間再從聖醫館找位資歷深厚的太醫過來吧，她日咳夜咳，早晚得咳出肺癆來。」

「戴良娣呢？」季軟又問。

翠珠回答道：「今兒個我去聽風樓沒見著人，巧柔說，戴良娣昨夜睡覺窗戶沒關緊實，漏風，一早頭昏腦脹實在起不了床。」

一個還沒好，又倒下一個。季軟眉頭蹙得更緊，讓劉璋找人去請太醫，再抓幾服預防的藥，以免更多人病倒。

交代完這些時候也不早了，季軟和管茹一前一後上了馬車，馬車在積雪中前進，壓出深淺不一的印子，緩緩消失在長街盡頭。

「良娣，人走了。」

巧柔話音剛落，戴凌從帷幔後頭探出腦袋，確認似的問：「真走了？」

「真走了，奴婢親眼瞧見的。」

戴凌撫著髮尾從床榻上下來，抱怨道：「這太子妃可真是死腦筋，天寒地凍的往山裡跑，不是活受罪是什麼？也就管茹那傻妞願意跟著。」

「就是，也不知道圖啥。偏偏平日裡還一副清高樣，都是寡婦，誰還比誰高貴了。」巧柔是戴凌的貼身丫鬟，最會幫腔討主子歡心。

戴凌對著銅鏡擺弄頭飾，漫不經心道：「看不起我也是應該的，我一個唱曲的比不上她們出身高貴，要不是有幸在太后面前露臉，現在還不知道跟著戲班子在哪處討生活。」

「良娣何出此言？進了望楚府橫豎都是寡婦，大家出身不同，日子卻是一樣的。太子已逝，皇恩卻未消，您下半輩子享清福就行。」

戴凌卻不這麼想，她入府已有小半年，錦衣玉食不假，可日子實在無聊，且不說一堆繁瑣的規矩，光每月到鼓山一次就讓人頭疼。

哪有這麼頻繁祭奠死人的？反正她裝病不去，又沒人知道。

更要命的是，府裡沒有男人，伺候起居，打掃雜役的都是宮裡打發出來的太監，太監算不得男人，俊俏侍衛倒有幾個，可是侍衛都守在外院，一天見不著幾面。

戴凌望著銅鏡中自己那年輕俊秀的容顏，自怨自艾地想著，這日子還不如從前快活，半年前，她還是一曲紅綃不知數的美嬌娘，如今卻落到顧影自憐的地步，都怪她一時鬼迷心竅，落到個守寡的結局。

鼓山。許是下雪的緣故，這裡比往日更加蕭索幾分。

說來也怪，都說皇家對太子殿下念念不忘，但入葬卻極為簡單，蒼茫山間就一座

孤零零的墳墓。據說是因為當年太子身殞時年紀太小入不得皇陵，再加上死於瘟疫被視為不祥，只能暫時葬於鼓山。

山道距離墳墓還有一段路程，季軟和管茹像往常一樣在主路下車步行前往，便聽身後傳來呼喊，「表妹，又要去祭拜太子殿下啦？」

是徐雯。徐雯兩年前嫁給員外之子盧植，今日夫妻二人去閔莊泡溫泉途經此處。徐雯下車，特意將盧植帶到季軟面前，言笑晏晏，「這是我夫君，想必妳還沒有見過。今日天寒，夫君非要帶我去泡溫泉，這不巧了，正好撞見妳。」

話及此處，徐雯抱住盧植胳膊，「聽夫君說，那地方暖和，景致也好，消遣一次得花千兩銀錢，我嫌貴，夫君非說不礙事。表妹要一起去嗎？」

盧植十分配合地道：「夫人說笑了，太子妃想必還有更重要的事。」

季軟表情仍是淡淡的，「確實有更重要的事，表姊好走。」

「閔莊啊？」管茹一向天真，建議道：「聽說閔莊多野狐，尤其冬季，你們可以抓一隻回來養著玩。」

「真的嗎夫君？到時候你給我抓一隻。」

盧植連忙答應，「好，依妳。」

「夫君真好。」

徐雯張口閉口夫君，覺得炫耀得差不多了才回馬車上。

馬車再次啟動，她撩開簾子瞥季軟一眼，窩回盧植懷裡，「夫君覺得表妹怎麼樣？」

盧植語氣溫和，順著她的話道：「自然不及妳。」

「那是自然。」徐雯就愛聽這話，「相貌家世，包括嫁的郎君……都不如我。」這話極大取悅了盧植，盛京誰人不知那位早逝的太子殿下才情過人，最得聖上喜愛，可那又怎麼樣？如今不過是黃土裡的一堆白骨，而五皇子風頭正盛，是太子的熱門人選，他為五皇子辦事，日後風光無限的時候還少得了嗎？

「所以太子妃只能去祭奠亡夫，而我們去泡溫泉瀟灑快活，這便是妳和太子妃的區別，也是我和楚棲的區別。」夫妻倆嬉笑一陣，心情大好。

只是這般好心情沒能持續太久，馬車駛出一段距離，只聽空曠山林間忽然傳來悠遠的樂曲，那是一種不尋常的聲調，聲多詞少彷彿天生就帶著蠱惑，叫人想起開闊原野和肆意奔跑的駿馬。

徐雯正納悶著，馬車卻突然加速讓她身子前傾，摔在硬邦邦的車架子上，她的俏臉立馬就腫了，她疼得顧不上淑女形象，爬起來就要罵人，只是未等她開口，馬匹就像瘋了一般，以更加失控的速度在山道上疾馳起來。

盧植穩不住身子，同樣摔不輕，罵罵咧咧一陣，聽見外頭車夫帶著哭腔的聲音道——

「公子……馬兒好像……好像瘋了，越跑越快控制不住。」

車夫都控制不住，盧植和徐雯更是沒有辦法，兩人在車廂內被摔得連翻幾個跟頭，疼得齙牙咧嘴，華服都破了。

約莫過了小半個時辰，那曲調聽不見了馬匹才漸漸慢下來，夫妻兩人相互攙著爬起來，竟生出劫後餘生的喜悅。

尤其徐雯，心驚膽戰了好一會才花著臉撲進盧植懷裡，啜泣道：「夫君，這馬兒好端端的怕不是中邪了，咱們不去了，我怕……」

盧植只覺得晦氣，以往出門從未遇過這樣的怪事。可他佯裝淡定安慰妻子，背地裡手卻在發抖，想必也被嚇得不輕。

而此時曲折的山道上，正緩緩行著一眾人馬。

「別唱了！你那西北跑馬調容易激起牲畜血性，只怕誰家馴化不好的馬兒著了道。」說話這人聲音低沉，帶著不容反抗的威嚴。

很快有人接話，「大人，屬下這不是高興嗎？十一年……我趙凜終於又回來了！」話頭剛落，趙凜便察覺到一陣涼颼颼的目光，正是來自他身旁那位俊美無雙的大人，他隨即正色道：「是！屬下不唱了。大人，再往前三里地，就是太子陵了。」

季軟這邊，自然不知徐雯那邊驚心動魄的場面，她和管茹在林中步行，管茹問：

「季軟姊姊，方才他們是在取笑妳不能去泡溫泉嗎？」

季軟本就不將這些事放在心上，日子是自己的，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滋味，她並不覺得為太子守寡難熬，也不羨慕徐雯如今覓得如意郎君。

去歲林芷芽還在她面前八卦，徐雯的婆婆盧夫人在京中出了名的小氣，未出閣時連一小塊胭脂都要用家中姊妹的，更別說花錢享樂的事。盧夫人疼愛兒子不假，卻總怪徐雯聚不住財，像今日這樣花費千兩泡溫泉，想必盧夫人知道後不會高興。罷了，都是別人的家事，與她無關。季軟笑說：「大概是吧。」

「沒事。」管茹貼心道：「得空了我陪妳去。」

兩人帶著幾名侍衛往前走，不一會便到了墳前。

一個月不來，墳前又堆起了枯葉，上頭也覆著一層白雪，季軟清掃，管茹也跟著幫忙，侍衛統領李生照例帶人守在遠處，不多看一眼。

每次來太子墳前，總是少不了一場勞作，還好季軟習慣了，三年來從無怨言，等做得差不多了，她才說：「妳把祭品擺好，我去林間小院看看郭老頭。」

郭老頭是守墓人，年過六旬，佝僂著腰、滿臉滄桑。據說他出生就在鼓山，沒人知道來歷，季軟體恤老人家，從不端著太子妃的架子，墳前的體力活都是自己來。前段時間郭老頭在山上摔斷了腿，季軟帶了藥酒和吃的，放下後幫忙煮了碗粥。郭老頭笑咪咪的問她，「丫頭，下雪天還來啊？」

「來，每月都來。」季軟說。

「妳待殿下這麼好，是該讓他知道的，可惜啊……」郭老頭喃喃自語。

「我做這些不是為了讓他知道。」季軟說：「殿下是我的福星，又是我的夫君，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。」她言語真摯，目光誠懇，想想這幾年望楚府的好日子和季修，不要臉皮道：「我願意守他一輩子。」

郭老頭樂呵呵的，「妳這丫頭，傻的啣……」

一老一少正說著話，外頭傳來管茹的聲音，「季軟姊姊，不、不好了。」她小跑進屋，氣喘吁吁地道：「殿下墳前來了一幫人，騎馬佩刀氣勢洶洶的，像、像是山賊，他們說、說要祭拜殿下。」

山賊不搶東西，要祭拜太子殿下？鼓山雖然偏遠但從未聽說有山賊，況且有侍衛守著，什麼山賊這麼猖狂？

「李生呢？」

管茹道：「就在墳前和人對峙呢，不過我看他表情有點怪異，不像要打架的樣子。」季軟越聽越玄乎，讓翠珠、管茹躲在林間見機行事，自己跑出去瞭解情況，只見昔日空曠的墳墓前聚了好些人馬，看穿著分為兩派，但氣氛竟然詭異的和諧。李生帶著侍從讓出一條道，遠遠站著眉頭緊蹙，內心糾結無比。這群人雖然陌生，但其中有個他的舊相識——趙凜。

他和趙凜早年在東宮效力，太子楚棲死後不久，趙凜也消失了，去年兩人才重新聯繫上，趙凜說自己正在一位大人物手底下當差，甚至還想拉攏他。

李生生性耿直，自然不肯。當年楚棲死後，東宮侍從和宮女死的死、散的散，留下來的，最後被派到望楚府當差，李生就是其中之一。

望楚府能有什麼前途？北梁遲早要再立太子的，到時候望楚府必定留不下，可即便這樣，他還是願意守著望楚府，他就是死腦筋，一生只願效忠一位主子。

知道他的想法後，趙凜不怒反笑，寄來一封書信，那書信上的字跡，竟與已逝的太子殿下出奇得相似……

李生目光朝人群中央那位望去，滿臉不可思議，模樣完全看不出來相似，但太子殿下身殞那年不過十歲，容貌再有變化也是正常。

他腦海中那個荒謬的想法，是真的嗎？

野風吹亂荒草，太子墓前正立著一匹棕色寶馬，寶馬之上，端坐一位容貌極其出色的男子，男子一襲緋色流雲紋錦袍，外罩玄色氅衣，天生笑眼，神情卻淡漠得很，深邃的眸光盯著墓碑上刻字，正若有所思地撫摸著右手拇指上的月牙白扳指。

「趙凜，這就是孤的墳墓？」他的聲音不大不小，剛好只能叫身旁的趙凜聽見。

趙凜答道：「是。當年殿下出殯後，呂太后懷疑了許久，東宮上下被帶到湧金殿盤問，三個月後才被放出來。陛下擔心陵墓太過招搖引來事端，索性依太后意思，簡單著來了。」

「是夠簡單的。」楚棲肯定，「這荒山野嶺的，盜墓賊都懶得來挖。」

「要下馬祭拜嗎？」趙凜語氣輕鬆地開起了玩笑。

楚棲目光涼涼的掃他一眼，趙凜面色訕訕，不敢再開口了。

「自己在自己墳前一拜，這世上除了孤，只怕找不出第二人。拜就不必了，今日之後，楚棲也是時候從墳墓裡爬出來了。」

「殿下聖明。」

「不過這大冷天的，李生怎麼會在此處？孤方才似乎還瞧見一個女人？」楚棲不解。

趙凜提醒，「殿下忘了，今日初七，是皇家每月規定的祭奠日子。」

「那也不對，陛下與皇后若要祭奠也是在宮中朝暉殿，孤沒有娶親，何人會來此處？莫非是東宮舊部自發組織的？」

楚棲話音剛落，趙凜忽然想起了什麼，額頭冒出層層冷汗，坦白道：「殿下，有

件事陛下一直不讓我們稟報。」

與此同時，人群外傳來一陣宛如珠玉相撞的聲音，「諸位大人在本宮夫君墳前作甚？」

季軟相隔老遠觀察許久，確定管茹認錯了人，這幫人身穿錦緞袍子不說，腰上還墜著官帶，哪是什麼山賊，她猜測應該是路過的官員。

李生聽到季軟的聲音，趕忙上前道：「太子妃，是……是朝中官員前來祭拜，屬下這才……」

「祭拜也有祭拜的規矩。」季軟低聲說：「且不說他們來的莫名其妙，你見過坐在馬上祭拜的臣子嗎？光這點就是對殿下的大不敬，你怎麼也不攔著？」

「太子妃，屬下……」李生也很冤枉，他心裡七上八下，一個大膽的猜測充斥在腦海，尤其在見到馬上那人後，這個猜測更是到達了顛峰。

那種與生俱來，彷彿就該被人仰望的氣質，李生怎麼看也不覺得他只是一位普通官員。

「回府再罰你。」季軟沒再廢話，上前幾步道：「諸位大人，太子陵前不得騎馬，若是誠心祭拜，便下馬來吧。」

同一時間，楚棲循聲望去，視線中緩緩步入一年輕女子，木蘭青雙繡緞裳，月白披風，襯得身段纖細窈窕，烏髮上不知在哪處沾了雪，瞧著倒正好與珠釵相配，渾身上下素淨出塵，跟個小仙女似的，只是這仙女看著嬌俏可人，說話卻不怎麼客氣。

「大人還不下馬來嗎？」

楚棲對上她的眼睛，覺得林間野風似乎變得溫柔起來。

「妳是誰？」他問。

李生迷糊半晌，終於清醒過來，管他以後是不是，反正現在不是。他帶人上前將季軟護在身後，喝道：「大膽！見了太子妃還不快快行禮。」

李生這中氣十足的一嗓子，驚走林中一片飛鳥。

楚棲活了二十一年，頭一次在外人面前顯些失態，不過他很快恢復如常，面上沒什麼情緒，就是看著更冷了，好似結了一層霜花。

他下馬，眼神落在季軟身上，帶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探究。

季軟警惕的後退一小步，總覺得這人有些莫名其妙，所幸那目光只一眼便移開了。

趙凜也跟著下馬，由他帶頭，侍從皆彎腰拱手，恭敬道：「下官拜見太子妃。」

唯有楚棲反應慢了一些，身姿依舊挺拔如松，一動也不動，片刻後，才見他彎腰拱手，背部弓起形成好看的弧度，行了一個標準的拱手禮，「太子妃萬安。」

見狀，季軟心想，這人行禮的動作還真優雅好看，想必自小便長在富貴人家，可方才為何做出那等不懂規矩的事情來？

「諸位大人不必多禮，起來吧。」

趙凜解釋道：「下官是隨陸大人由黃州調任盛京的侍從，今日路過此處，冒昧叨擾太子和太子妃，實在惶恐，還望太子妃恕罪。」

黃州來的？陸大人？

這麼一說季軟便有印象了，十一年前南蠻進犯黃州，即便後來戰亂平息南蠻退出關外，當地一直經濟蕭索民不聊生，後來內閣學士陸聘調任黃州，情況才有所好轉。

聽說那個陸聘治理黃州很有辦法，不出三年，當地百姓便豐衣足食、安居樂業，他那位小兒子更是才情卓絕非常聰慧，十五歲參加科考，一路高歌猛進中了進士。本以為就此能在仕途上大展拳腳，可惜時運不濟，當年正值陸聘生病去世，守孝期滿後又錯過陛下恩寵，只能留任黃州做個地方官。

這些事她還在侯府時就聽人說過，只因為涉及黃州，便比旁人更上心些，出嫁後行動不再受限，去悅文堂看望季修總聽人說起陸家父子。

季軟看著眼前這位官職至少三品的大人，想必便是陸聘的小兒子陸驍辭了。

「下官無意衝撞，還望太子妃恕罪。」楚棲垂著眸子微微頷首，態度恭敬。季軟卻覺得怪異，彷彿一個常年身居高位的人突然低頭認錯，叫人好不習慣。她生硬回應，「大人多慮了。」

許是因為楚棲一行人是從黃州來的，添了幾分親近感，又或許是道歉態度良好，季軟眼下不怎麼生氣他們衝撞太子墳墓了。

「太子陵墓距離主道有段路程，大人是怎麼找過來的？」

這話把趙凜問得啞口無言，總不能說是回京途中太子忽然興起，想知道自己的陵墓長什麼樣前來查看吧？

他正為難，楚棲開口淡淡道：「早年父親任內閣學士時，下官有幸同太子殿下共讀一本書。今日路過此處，特來祭奠故人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季軟恍然大悟，陸大人年紀與夫君相仿，又是舊識，分別數年不曾忘卻，果真是情深意重之人。

「那大人隨本宮來吧。」季軟讓李生等待從散開，領楚棲來到墳前，又囑咐說：「夫君喜清淨，大人日後若要祭拜，還是不要帶如此多人馬過來擾他了。」

楚棲一怔，疑惑道：「太子妃怎知太子殿下喜清淨？莫非太子妃和太子殿下自小相識？」他的記憶裡，是沒有這位太子妃的。

「自然不是。」這位大人剛剛回京，想必不知道她三年前出嫁的事，季軟不願多言，只說：「自己的夫君當然知道了。」

「太子妃很瞭解他？」楚棲問。

「當然瞭解。」

「說說看，都知道什麼？」楚棲引誘道。

季軟語塞，只覺得哪裡不對勁，這位陸大人問題好多。還有，為什麼他問什麼自己就得答什麼？

見她不回答，楚棲也不為難，「下官只是好奇，太子妃不說也罷。」反正他總有辦法知道事情來龍去脈的。

季軟本就不打算多說，這話正合她心意。

楚棲長身如玉，立在墳前有模有樣的拜了三拜，趙凜等人不好乾站著，索性跟著主上了香。

結束時趙凜提醒，「大人，今夜安陽伯府備了宴席為您接風，再晚只怕趕不上。」

「嗯。」楚棲淡淡一聲，禮數周全地拜別後翻身上馬，心懷滿腔疑問離開了。

走出一段路程後他回頭望一眼，只見寂靜山林，稀疏鳥雀。

楚棲長呼一口氣，他顯少有這樣茫然的時候，習慣了運籌帷幄，沒想到才回京就栽跟頭，他對今日這個意外很是意外。

「孤離京數年，什麼時候娶的親？為何無人稟報？」

這話帶著責備的意思，趙凜心知瞞不住，老實道：「是太后下的旨。陛下怕惹您心煩，一直不讓屬下多嘴，說是在您歸位前定會解決的，誰知今兒個撞見……」

楚棲沉聲道：「若非今日撞見，你還打算瞞多久？除了方才那位太子妃，這幾年到底還有什麼是孤不知道的？」

趙凜知道太子殿下這是真生氣了。殿下從小就是個有主意的，陛下之言也未必放在心上，他習慣掌控，掌控自己、掌控屬下、掌控整個北梁。

「殿下，除了太子妃，其實您還有……還有三位良娣。」

楚棲：「……」

季軟這邊，待人走遠看不到了，管茹和翠珠才從林間小跑出來，驚訝道：「季軟姊姊真厲害，有妳在，山賊都不敢造次。」

「哪有什麼山賊，人家是朝廷三品官員，別胡說，旁人聽見笑話妳沒見識。」

管茹不懂朝堂的事，疑惑道：「姊姊怎知他官至三品？這一會的功夫就摸清底細了？」

「皇親貴胄至三品官員，常服中以緋色居多，文官衣襟上繡禽，我看他錦袍上是孔雀樣式，想必不會有錯。」季軟耐心給她解釋。

「姊姊懂的好多，茹兒學到了。」

季軟笑說：「下次帶妳去悅文章，那兒能學到好多東西。」

管茹一聽學堂便蹙眉，愁眉苦臉道：「還是算了吧，那地方總是之乎者也的，我聽見就犯睏。」

季軟點她腦袋一下，「妳呀……」

第三章 二遇太子妃

晚間果然又落了雪，楚棲一路騎行，終於在戌時入了京。

他在安陽伯府朱門前勒馬，由小廝領著跨過屋宇門檻。

正堂前，一位青衣公子已經等候多時，遠遠瞧見他俊秀的眉頭漾開，笑道：「陸小七，你可讓我好等。」

陸驍辭在陸家排行第七，上頭還有一個哥哥外加五個族兄，因此在黃州時被人尊稱一聲陸七爺，像方才那樣口無遮攔喚他陸小七的，不用打照面也知道是誰。

「接著！」楚棲將一只紅木盒子拋過去，「黃州上好的紫牙烏，剛從礦山挖出來，未經雕琢，可別說我好東西沒想著你。」

崔炳迅速接住，一面拆開看寶貝一面打趣他，「數月未見，你這性子一點也沒變，都說美玉如美人需捧在手心供養著，你就不能溫柔點？」

崔炳是安陽伯府嫡長子，年齡比陸驍辭還小一歲。平日不愛舞文弄墨，愛珠玉寶石，在朝中掛著一個閒職，倒騰一家玉石店做生意，日日被安陽伯崔之行罵不知長進。

「不能。」楚棲答得乾脆俐落。

「活該你孤家寡人一個，二十有一娶不到美嬌娥。」他頓了頓，面上浮起促狹的笑意教訓道：「在黃州成天板著臉也就算了，如今來盛京可別裝活閻王，嚇跑小姑娘。」

楚棲早就習慣這人不正經的性子，只是不提還好，崔炳這三言兩語又叫他想起那位太子妃，溫婉柔美，有雙如小鹿般清澈的眼睛，一本正經的警告自己，夫君喜清淨，不要擾他。

真是……有意思極了……

他解下大氅，小廝接過搭在暖爐上仔細烘乾上頭的雪水。

「去見安陽伯。」他倒要聽聽，心腹安陽伯怎麼評價這位太子妃！

安陽伯年過五十，早年是朝中中流砥柱，興修水利籌建糧倉，做了很多利國利民的事，但這幾年身體大不如前，一直在府中休養。

聽聞外頭小廝通報，安陽伯從榻上爬起來，顛巍巍走到門口迎接，簾子被撩起，見到楚棲的瞬間，安陽伯眼角褶子擠成一簇，欲開口說什麼又忍住了。

待遣退下人，安陽伯屈膝就要行大禮，「下官崔之行，恭迎殿下。」

楚棲眼疾手快地制止了他跪拜的動作，言語溫和道：「崔老不必多禮，起來吧。」

安陽伯還要再跪，楚棲只得提醒，「崔老糊塗了。我如今是陸家人，由黃州升遷至京的通政司副使，在您面前還得自稱學生，盛京處處是人眼線，日後可注意了。」

安陽伯連連稱是，不敢再違背楚棲的意思。

兩人坐下，安陽伯咳嗽兩聲，便問：「幾月前聽聞陸大人左遷我便一直盼著，今日這個時辰才到，可是路上有事耽擱了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楚棲動作優雅地抿一口茶，才說：「繞道去了趟鼓山，這才晚了些。」

「鼓山？」安陽伯聞言一驚。鼓山的太子墓有多寒碇他是知道的，擔心楚棲不痛快，便小心試探道：「鼓山路況不好，怎不走凌峰口官道？」

「呂丞相遠房表親在凌峰口修跑馬場，占用官道只能繞行了。」

此言成功轉移了安陽伯注意力，只聽他歎息一聲，說道：「呂氏一族獨大多年，如今越發不知收斂了。」

「種其因者必食其果，崔老不必憂心。」

安陽伯見他神色平靜，突然不知怎麼繼續了。憑良心說，造成如今呂氏一族獨大的局面，陛下難辭其咎，當今聖上七歲登基，性子軟弱，聽風便是雨，說是呂太后一手扶持的傀儡也不為過。

然而對呂太后言聽計從大半輩子的隆嘉帝，唯獨在立儲這事上硬氣了一回，力排眾議將楚棲送上太子之位，而楚棲也的確沒叫眾人失望，幼時便才情卓絕，頗有明君之相。

只是對於呂太后來說，明不明君不重要，聽話就夠了。

很顯然的，楚棲並不滿足這一條件，因此呂氏一族沒少拿楚棲的出身作文章，楚棲生母離世早，自小養在皇后膝下，後宮是非之地，能平安活到十歲已是不易，陛下為了保全楚棲，索性將計就計陪太后演一齣戲，送楚棲出宮。

「陛下是念著您的，不然也不會將您養在陸家，由陸聘教導。前些年出巡，陛下還考慮過黃州，明面上是體恤黃州百姓，可我知道他是想見您。」安陽伯這話有勸和的意思，這段時間改立太子的傳言甚囂塵上，陸驍辭才回京，他怕父子間離了心。

楚棲卻對此番肺腑之言不怎麼上心，轉而道：「如今望楚府，住的都是些什麼人？」路上趙凜已經交代過一番，可趙凜同他一樣才回盛京，若想知道的更詳細些，還得問安陽伯。

安陽伯一五一十道：「除了太子妃和三位良娣，都是東宮舊人。三年前呂太后賜婚突然，又接連送進去幾位美妾，我猜是，想讓幾位女子從東宮舊人口中套出什麼話來，畢竟當年她沒親眼瞧見屍身，又不可能去問陛下和皇后，以太后多疑的性子，定是不放心的。」

「果然，呂氏做事還是這麼滴水不漏。」楚棲面目有絲許嘲弄，「陛下怎麼說？」
「還能怎麼說？只要不是涉及國本陛下歷來不怎麼過問，不過陛下都打算好了，既然是太后的人，等時機到了，處理乾淨便是，幾個女子想必也翻不出什麼風浪來。」

「什麼時機？」

「自然是陸大人歸位之前。」

許是白天林間野風太過溫柔，冷漠如楚棲也被迷了眼睛，腦海中不禁浮現那抹倩影。若真是太后的人，理應恨極了他，一個嬌嬌姑娘何苦雪天大老遠到那荒涼墳地去？

楚棲雖然冷漠，卻沒有濫殺無辜的癖好，在他看來，讓活人嫁死人這種事已經夠荒唐了，若再因為皇家權術連累幾個清白女子，實在作孽。

從他記事開始，死的人已經夠多了，突然落水的生母蓮夫人，試藥中毒身亡的老太監……不知不覺間，他腳下的白骨竟已如此多了。

安陽伯見他發怔，也沒有忽略他眼中的一抹慈悲，提醒道：「陸大人，斬絕後患乾坤定，她們可是呂太后的人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楚棲沉聲道：「只是不想連累清白女子。這件事我會去查，在水落石出前不准輕舉妄動，若真清白，便賞些銀錢送出京去吧。」

「若是呂太后派來的探子呢？」

楚棲眼中閃過一絲寒光，不動聲色道：「那便殺了，一個不留。」

安陽伯再勸，「可是陛下早把那幫女子歸為太后的人，清白與否並不重要。只是幾個女子而已，陸大人才剛回來，莫要為了幾個不相干的人惹陛下不高興。」

安陽伯此言不無道理，如今改立太子的消息，想必是呂氏為扶持五皇子特地傳出來的。五皇子的生母宸妃是太后侄女，其中利害關係一清二楚，楚棲才回京，眼

下討好聖心最重要。

楚棲卻不以為然，他起身望一眼窗櫺，雪已經停了。

「我並不在意陛下高不高興。」他淡淡說：「早年在黃州聽聞，皇后喜得一子，悉心照料卻還是沒有活過兩歲。那時我便想，若那位小皇子健康長大，如今就沒我什麼事了吧。」

這話安陽伯聽得膽戰心驚，怕楚棲繼續翻出陳年舊事，只得恭敬道：「下官，謹遵殿下之命。」

談話的片刻功夫，杯盞中的茶水已經涼透，楚棲不打算再留，他將年邁的安陽伯攙回榻上，溫聲道：「崔老為國鞠躬盡瘁，如今又處處為我籌謀，辛苦了。」

安陽伯哪敢居功，老淚縱橫道：「殿下，下官也是為了北梁。如今呂太后和宸妃後宮獨大，呂真梁把持前朝，不光下官寄望於您，陛下和皇后娘娘也盼著您呐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楚棲替安陽伯蓋好錦被，起身告別，「天色不早了，崔老歇息吧，陸某告辭，不必相送。」

楚棲走後，安陽伯夫人端著藥膳進來，勸解道：「別皺眉啦，如今殿下回京是喜事，怎麼還是愁眉苦臉的。」

「我可不愁嘛。殿下那樣聰慧，只怕早知道當年皇后娘娘聯手宸妃害他性命一事，我擔心他心生嫌隙，做出什麼不理智的事來。」

「不至於。」安陽伯夫人說：「我遠遠瞧著，太子殿下在外這些年越發深沉內斂了，怎麼看都是明君的相貌，等他歸位剷除奸逆，咱們也能回鄉下去了。」

安陽伯卻依舊憂心忡忡，想起舊事，氣得連藥膳也喝不下。

當年楚棲養在皇后膝下，皇后待他不說親近，但也不至疏離，畢竟皇后膝下無兒無女，只有楚棲登基自己才能熬出頭，因此不管呂太后和宸妃怎麼挑撥離間，皇后都不放在心上。

變故發生在楚棲十歲那年，皇后突然有孕，太醫瞧過後，說極有可能是位小皇子，這可讓皇后高興壞了，她身子孱弱不易有孕，一直希望有自己的孩子，可太子之位已是楚棲的，那自己的孩子日後豈不是什麼都沒有？

皇后越想越不甘，懷孕兩個月竟足足瘦了一圈。

人都是自私的，貼身嬪嬪便建議，不如尋個由頭將楚棲送出宮去養在外頭，只等十月後，若皇后生下一位公主就將人接回來，若生下一位皇子，那楚棲就沒有回來的機會了。

皇后一聽覺得這個法子可行，正逢那年盛京突發瘟疫，人人自危，於是當宸妃將病人穿過的衣衫送進東宮時，皇后知道卻沒有阻攔。

所幸那幾日楚棲一直在葛雲臺念書，這才避過一劫。隆嘉帝知道後，將計就計，悄悄派人將楚棲送出宮，假托成了陸聘的么子陸驍辭。

同年，六皇子出生，自出生後便體弱多病，好生將養還是沒能活過兩歲，之後皇后大病一場徹底傷了身子，不可能再有孕了。

現在看來，當年把楚棲送出宮的陛下到底是為了避禍，還是為了六皇子，無從得知。

但這等宮闈祕事，若非有一次陛下生病無心吐露，安陽伯絕不會知道。

安陽伯夫人見夫君還是愁眉不展，哄道：「都為國操勞大半輩子啦，不差這一時半會，你再也不乖乖喝藥，我便把阿炳叫來，讓他餵你。」

提起那個逆子安陽伯就來氣，每次崔炳來他房裡勢必先說玉石生意，又說秦樓楚館俏佳人，字字句句如刀子似的專門往他心口戳，把安陽伯氣得不行了，才端着藥嬉笑——爹，您現在是不是很想打我？那就好好喝藥好好養病，不然怎麼收拾我？

「別跟我提他。」安陽伯一鼓作氣喝了湯藥，說：「那臭小子現在指不定溜哪快活去了。再說，他見我不高興肯定得問原因，他心思淺，藏不住事，妳可別說漏嘴。」

安陽伯夫人見他喝了藥，笑道：「知道了，快歇下吧。」

安陽伯料想的沒錯，崔炳在前院逗了小半時辰鳥雀，見楚樓出來直接將人拽上馬車，神采奕奕地說要盡地主之誼，帶他在盛京城好好享樂。

「走啊！帶你夜遊京城。盛京出了名的美人兒紮堆，出去逛逛說不定看上誰，明日就讓我爹上門為你說親。」

若崔炳早知一會遊京會偶遇讓楚樓牽腸掛肚的太子妃，說什麼也不會帶人出門的。

早年陸聘在京城有座宅子，楚樓本打算回那兒去，架不住好友熱情，只得依他意思，而他離開盛京多年，已經許久不見這樣的光景。

黃州是邊境，多是窮山惡水，即便有集市街景，也遠不及盛京這般熱鬧，入夜後繁華不減，碧瓦朱甍，就連白雪也遮不住這樣的好顏色。

馬車褐色頂蓋緋紅車身，四面皆是華美的錦緞，仔細看還能發現上頭鑲嵌的湖綠寶石，旁人只瞧一眼便知車中之人身份尊貴，許是什麼王侯世家的夫人小姐。

可這樣華美的馬車實在不討崔炳這位公子哥喜歡，他甚是嫌棄地質問車夫，「阿財，怎把姑母的馬車弄來了。娘們唧唧的，都沒俊俏姑娘看我。」

崔炳的姑母崔芙終生未嫁，一直在朱雀庵帶髮修行，前幾日安陽伯病情不穩才回來，馬車就是那時候打掃乾淨的。

阿財樂呵呵的，脾氣極好地道：「公子，您常用的那輛馬車昨兒個送北街修繕去了，今日家中只剩這輛，您且將就著用。」

「這馬車可真夠醜的，還不如步行算了。」崔炳繼續挑刺。

不知不覺，便逛到了城門處，此處已遠離城中喧囂，雪天更是行人稀疏商鋪也沒幾家開門營生。

「怎到這鬼地方來了？」崔炳吩咐阿財，「往回走，去蘭亭巷，那酒樓多，熱鬧。」阿財還未答應，楚樓卻先開口道：「且慢。」

崔炳奇怪，什麼事情竟能讓他身邊這位爺停駐目光？他湊近，順著楚樓目光望去，原來城門不遠處停了一輛馬車，車身旁站了兩名女子和幾個侍衛。

天色已晚看不清那兩名女子樣貌，只見身姿窈窕，光是模糊的身影就叫人移不開

眼，裙袍被風一捲，揚起一個恰當的弧度，真是清新出塵宛若仙子下凡。

「可以啊陸小七，到盛京來終於開竅會偷看美嬌娥了。走，上前問問是哪家姑娘，只不過這兩位姑娘，你看中的到底是哪位，先說好，你只能選其中一位啊……」崔炳拽著楚棲絮絮叨叨下了馬車，寒風灌進袖口凍得人直打哆嗦，叫人忍不住想來一壺溫熱的好酒。

楚棲原本只是好奇多看兩眼，沒想多管閒事，如此直接被拖去人面前不禁有些惱怒，可他也沒辦法，崔炳的性子就是這般說風就是雨。

所以當季軟見著楚棲時，發現這人臉色不太好看。

許是鼓山路途難走，回來的路上馬車就一直咯吱作響，苦苦支撐到入了城門，終於棄甲倒戈行駛不動了，此處雖已入了城，距離望楚府卻還有好一段路程，雪天路滑天氣嚴寒，總不能叫太子妃和良娣步行回去。

季軟和管茹下來，立在一旁等車夫檢查馬車，身後卻有人笑問：「姑娘，可需幫忙？」

季軟轉身，對上一雙熟悉的笑眼，眼中明明瀰漫著笑意，面上卻依舊冷清清的，認出來人，她不禁心想，這陸大人脾氣真是好生古怪，白天不高興，晚上也不高興，這樣難以捉摸的性子想必日後他的夫人會很辛苦吧。

兩人視線相觸即分，寂靜冬日間誰也不曾發現其中玄機。

還是崔炳率先反應過來，怔住片刻後趕忙後退一步，雙手拱起行禮，「下官安陽伯府崔炳見過太子妃，太子妃千歲千歲千千歲。」

望楚府幾位女子崔炳是認識的，且不論成親當日他在現場，平日裡京中高門子弟喜說玩笑——被望楚府困住的卿卿佳人一個賽一個嬌俏，怎奈得住夜長良宵？若哪家浪蕩公子有本事叩開門窗私會佳人，定要來這茶肆酒館裡好好說道說道。不過小半天的功夫又相見，楚棲行禮還是慢了些，崔炳說完才彎腰跟著道：「太子妃萬安。」

季軟頷首，「二位大人不必多禮。」

崔炳起身瞧見季軟身後的管茹又要再拜，管茹連忙阻止，「別……不用拜我。」

管茹膽小沒進過幾回宮，此刻小半邊身子縮在季軟身後，垂著眸子不看人。

季軟適時解圍，「天氣嚴寒，城門口又沒甚好去處，二位大人到此處可是有公務？」

「沒有公務。」崔炳嘴角勾起笑來，爽朗滿是少年氣，熱心腸介紹道：「這位是陸大人，左遷入京今日剛到，家父讓我帶他四處逛逛。」說著胳膊肘拐了下楚棲。不等楚棲回應，季軟先說：「久聞陸大人盛名。」

這種誰都知道的場面話，自然不會有人深究，楚棲卻偏不，他好整以暇地問：「是嗎？我久居黃州，沒想到盛名都傳到京城了，太子妃都聽聞過陸某什麼？」

此言一出，不光季軟語塞，崔炳更是瞪大眼睛望向好友，眼神含槍帶刀要多凶有多凶。

這是他今日第二次尋根究底問她了，季軟不禁想起悅文堂教書的先生，每逢考學生功課時也總這樣板著臉、手拿戒尺，她去看望季修時，訓人的先生就是這副模樣的。

「太子妃為何不說話？」楚棲還在追問。

這一追問，季軟心中更是將他與悅文堂先生畫上了等號，彷彿只要她一答錯，戒尺就會啪嗒落在手心。

「自然聽過許多，既然陸大人想知道自己在盛京的好名聲，本宮也不妨說與一二。」一再追問，她也沒有退的道理，「黃州山高林深，數年來匪患橫行，尤其以關山、崇山最為嚴重。早幾年時，行人都是繞道走的，隆嘉三十三年，有人挑起兩山土匪惡鬥，陸大人坐收漁翁之利，不費一兵一卒便剿了土匪老巢。」

楚棲轉動拇指上的白玉扳指，唇角微微勾了下，「繼續。」

季軟道：「十五參加科考，連中三元最是風光；增設關口與南蠻通商……嗯……還有就是黃州閨中姑娘的夢中情郎，東林巷中走一遭，絹花落懷美人折腰。」

「大抵就是這些吧，陸大人樂於聽自己故事京中倒有個好去處，鳳仙樓，那兒的吃食不錯，五十文錢便可隨意挑故事，比起本宮這等拙言拙語，鳳仙樓的先生可聲情並茂許多。」

「太子妃自謙了。」楚棲淡定得彷彿在聽別人故事，一點也不覺得害臊，「陸某覺得太子妃妙語連珠，說的極好。只是太子妃為何會對黃州如此瞭解，連地名山名都記得清楚？」

季軟也不隱瞞，「黃州便是故鄉。」

崔炳看著兩人一應一答，好不容易插上話準備告辭，正好李生前來稟報，「太子妃，車軸損壞一時半會修不好，屬下已派人回府重新駕一輛來，請太子妃和良娣稍候片刻。」

季軟和管茹都不是嬌氣之人，領首應了便聽崔炳道：「下官與陸大人還約了人，先行一步。拜別太子妃和良娣。」

已然入夜，又是這樣人煙不多的城門口，雖說有一幫侍衛在側算光明正大，但說話太久也怕無端惹來是非。

「二位大人自便。」

崔炳和楚棲行禮告退，走出一段距離後崔炳才撫著心口道：「你方才撒什麼瘋？我都行禮了你怎還如此不知分寸，你可知她們是誰？」

楚棲不慌不亂道：「知道。你都說了，太子妃和良娣。」

「知道你還上趕著招惹！嫌官帽戴太久還是不想在盛京待了？你可知望楚府幾位女子都是太后挑的，平日浪蕩公子哥也只敢背地裡打趣幾句，你倒好，言語輕佻沒個正形，在黃州你若有今日一半活絡，如今怕已是兩個孩子的爹了。」

崔炳訓完話，見他神色寡淡有些心不在焉，心道只怕是方才那番話說重，惹好友不高興了。

他也是為陸驍辭著想，這等良才白白在黃州誤了好些年頭，如今終於苦盡甘來，回盛京得以大展拳腳，大好前程可不能毀在一個姑娘身上。

思及此，崔炳有點懊惱，聲音軟下來，道：「我知你獨身許久身邊沒個暖心人，好不容易有個瞧得上眼的卻是皇家寡婦。你聽我句勸，太子妃可不是什麼良緣，她為太子殿下守寡三年，勤勤懇懇並無別的心思，你別白費力氣。」

楚棲聽後奇怪道：「你怎知她沒有別的心思？」

「當真沒有。」崔炳極力勸服好友，「初七太子陵前祭拜，十五入宮盡孝這等繁雜事太子妃三年來從未敷衍過。我還聽大太監說，太子妃每月入宮必去朝暉殿祭拜蓮夫人。蓮夫人分位低賤身殞多年，就連宮女也時常忘記打掃她的靈位，太子妃都是親自來的。」

提及蓮夫人，楚棲眉頭稍動，一直冷淡的臉色柔和了些。

崔炳趁熱打鐵，繼續道：「還有太子陵，你是不知那太子陵有多寒慘，若非太子妃每月清掃，只怕荒草早沒過墳頭了。再說太子身前居住的東宮，空置多年一直無人打理，原因無他，那是發過瘟疫的地方，當年瘟疫皇城內就數東宮死的人最多，宮人們都嫌那地方晦氣，躲得遠遠的，是太子妃向陛下請命三回，派人重新打理那處瀕臨荒廢的宮殿。」

崔炳說得口乾舌燥，見好友反而回首望向太子妃，氣不打一處來，惱道：「陸七，你有沒有在聽我說話？我說這些就是想告訴你，太子妃一心守著太子殿下，並無心做暗度陳倉那等骯髒事，你別覬覦人家，趁早死心吧。」

「可是太子殿下都死那麼多年了，你說，她圖什麼呢？」楚棲望著遠處那抹倩影若有所思地道。

這個問題就不在崔炳的認知範圍內了，他跟著重複，「是啊，她圖什麼呢？」

寒風忽起，捲起她的裙襬，只見季軟嘴巴衝著雙手哈氣，動作輕緩地搓了搓。

「二位公子，上馬車吧。」他們已站立許久，阿財催促。

楚棲回神，目光落在寶馬香車上，這馬車本就是給女人家用的，一眼就瞧得出來，更別說車頭還吊著安陽伯府崔芙的牌子。常人只怕都以為這裡頭坐的是安陽伯胞妹，怪不得來時崔炳抱怨沒有姑娘看過來。

他望向崔炳，忽然問：「你覺得這馬車怎麼樣？」

「自然配不上我這俊哥兒的風姿。」

楚棲淡淡道：「湊巧，我也這樣覺得，那我們走回去吧。」說罷吩咐阿財，「送那兩位女子去望楚府，旁人問起，就說是安陽伯胞妹的意思。」

崔炳一愣，「不……不是，我就隨便說說。」

楚棲已經先行邁開步子，「不是你說要帶我遊京嗎？馬車上看不盡興，帶路吧，崔大公子！」

「你說，是不是看上那太子妃了？」

「非也！」楚棲否認，「瞧她可憐罷了。」

「騙鬼呢！」這話崔炳自然不信。

崔炳跟在楚棲身後走的委屈，雪天路滑，他好幾次險些摔倒吃冰碴子，崔大公子腹誹了一路，回到府中迫不及待鑽進被窩，灌下兩碗熱湯才覺得渾身通透舒坦了。完了完了，崔炳心想，好心帶人遊京辦了壞事，陸七那廝素來對姑娘視若無睹，早年在黃州不知糟蹋了多少絹花。

多年不開竅，這一開竟開到皇家去了，盛京貌美姑娘眾多，他卻偏偏看上個守寡的，今日想法子與人搭話不說，末了還貼心送回府去，真是……好一個憐香惜玉

的癡情郎。

雖說陸七沒有承認，但依崔炳和他相識多年練就的一雙慧眼，自認為早看穿一切，也是，誰看上個寡婦願意到處聲張？

崔炳越想越愁，一面後悔不該興起帶人遊京，一面替好友感到惋惜，陸七青年才俊，不過二十一歲就已官至三品，這等好兒郎怎就在情路上栽跟頭了呢？

崔炳不敢說與爹娘聽，這事畢竟因自己而起，他得想個法子，斷了這癡情種的根。

Crescent Family